

· 意犹未尽 ·

龙盆天禄盖

■赵韩德 文

小时候,家里兄妹多,父母亲是双职工,就先后请了两位保姆照料我们。第一位是苏北大妈,家务勤勉,为人慈厚,视我们如同儿女……真不用说了;大概来自农村,而农村的小牛小羊小鸭子都是随处放养的,所以她让天井的大门一直敞开,任我们奔进奔出。吃饭时满镇的呼叫:“小把戏吃饭啦——”,真个是不辞劳苦。我们亲切地呼她“阿妈”。

几年后,阿妈因事回乡,令我们思念不已。这时,母亲又请了位保姆,宁

波人,我们叫她“阿娘”。阿娘采取的是闭关政策,这可以省去她不少的心事和时间,更无须满大街的叫我们吃饭。但我们一下子便感到无聊之极,还不能发牢骚,因为她每天晚上会向父母汇报我们各人的表现。

旧日的淘伴感到奇怪,不断的有人来敲门探询。阿娘一听见敲门声,嘟哝着“野小鬼野小鬼”,将天井的门开一条缝,用严格的目光审视小朋友。淘伴们哪见过这种吓人的阵势,而且阿娘为了观察清楚,每次开门前都要戴上老花眼镜,这使她看上去比学校里的班主任还可怕。小伙伴们迅

速地销声匿迹。阿娘老花眼镜的两个脚之间系了根细细的鞋底线,平时就挂在胸前,像医生挂着听筒。我听见她向母亲讲:“今天又被我撵走了几个野小鬼,好让弟弟妹妹安心做功课。”所谓“弟弟妹妹”是指我们。我们可对

她恨得咬牙切齿。

却有一人得以通过阿娘的尖锐眼光进来,理发店小开小亮。小亮比我大五六岁,他主要是来借《小朋友》和《儿童时代》,那是父亲为我们订阅的。但阿娘对小亮爷的“小气”很不屑。

阿娘也有她的特点,就是喜欢拖地板,连角角落落的地板都拖得油光发亮,算尽量给我们有个活动的地盘。这么一来,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渐渐扩大到了床底下。于是某一天,我发现了一堆宝贝。

我在大床下面发现的是蟋蟀盆,父

亲精心收藏了二三十年的蟋蟀盆。当时人们并不以为这些东东有多么了不起,包括父亲自己。现在回想,那可都是民国年间的珍品。我偷偷拿几个在干净的地板上玩。蟋蟀盆品种很多,有的四围雕一条大龙,龙角龙眼龙鳞清晰可辨;有的乌黑,深幽幽凉沉沉,盖子上有铜叶片,叫天禄盖盆;有的扁如柿子,浑然无迹,温润舒适。盆里还有给蟋蟀吃食吃水的微小碟儿,极精致。

忽然,“咦!”的一声,小亮来了。小亮眼睛放光,连《小朋友》和《儿童时代》都忘了,想动蟋蟀盆。我坚决挡住。于是小亮建议,让他去捉几个蟋蟀来养着,养好了,还可以出去斗。我连连点头。

第二天,小亮从书包里掏出几个竹管筒,倒出来的却只有蚂蚱,金甲虫,天牛,知了,野蚕,油葫芦。小亮说蟋蟀难捉,跳起来抓都来不及。我便呆呆地想

起离镇不远的乡下,那苗圃、草丛、水塘、河浜、稻田、野桑树……小亮说这些都送我了。我于是迟迟疑疑地送给他一个龙盆。小亮欢天喜地走了。

又过了几天,小亮的竹管筒里,真的装来了几只蟋蟀。他说绝对“开牙”,是正宗的“二枚子”(两尾须),叫声“老”极了!小亮吩咐我尽量从床下多拿几个龙盆和天禄盖出来。就在小亮往盆里安置蟋蟀的当儿,阿娘出现了。

阿娘戴上了老花眼镜——这是她重视一件事儿的标志——拍拍小亮头:“收起来收起来,我还以为依是好人,原来也是野小鬼。想骗我家的‘老盆’是不是?”

阿娘逐客小亮之后,当天晚上就找我父母对我进行点评:“你家这个弟弟太杠(傻),大起来要吃亏的。”——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果然吃过不少亏。

· 诗抒胸臆 ·

西江月

■冯如

客至鹿门生趣,
鸟鸣陌野翻晴,
我无茶酒俗情迎,
聊奉香枝以敬。

聚短短如花落,
忆深深可云停。
春来春去壁苔青,
月暗疑回燕影。

降临

■张萌

橘色的光又一次铺洒开来
黄昏有了微醉的模样
点染、荡开,翠峦起伏
多么富有质感
结实而安心的庇护,潜水的鲸
露出黝黑的脊
夜色渐次晕染
落在山村这幅水墨上
远近错落,漾出深景
先暗下来的一部分
收藏了鸟雀疲惫的翅膀
天光渐收。走夜路的人
悄声经过,像久远记忆中
露天电影幕布反面
晃动的影子



红头长尾山雀(无锡管社山庄) ■陈圣浩

· 岁月悠悠 ·

换桔子

■张勤 文

那时候感觉比现在要冷好多。

农历十一月以后,每次放学回家多数是寒风凛冽。但乡村却是一年四季都景色很美,哪怕到了这大小雪节气也不缺乏绿色。那样的农闲时节,地里的稻子等作物早已颗粒归仓,一块块农田安静地躺在那里,一株株茁壮的油菜绿油油的满是生机,连什边地也被见缝插针地种上了同样翠绿的蚕豆苗。我们放学回家就三五成群背着书包沿着新开河三步一跳地奔走,对这田间的美景熟视无睹,眼光远远地盯着河面。

每一天放学都是充满期待地朝着新开河远眺,在有了多次的失望后,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了惊喜。远处看见有条扎着低矮油毡布窝棚的水泥驳船停靠在与新开河交叉的小河浜里,不是很大的船舱里堆着橙色的小山,刹那间我们的欣喜之情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于是北风呼呼中,似乎一点不觉得寒冷,反倒脚下生风加快步伐回家,告诉家长换桔子的船来了!

所谓换桔子就是可以用自家地里产的稻谷、干蚕豆、干毛豆等农作物去换取邻近江浙一带撑来的驳船中的桔子。稻谷是金贵的东西,非要征得家里当家人的同意才能拿去换,所以通常情况我们都是拿秋季

新采收的蚕豆、毛豆去换取的。在新开河的岸上,我和奶奶背着二三十斤蚕豆急急地往满载桔子的驳船方向赶。这也并非不是夸张的说法,通常只要来了驳船,一个村子里家家都要换桔子的,去得晚了,自然就只有别人挑剩下的了。驳船停靠的岸边,一时人声鼎沸,乡村的小河边像是迎来了盛大的喜庆活动。驳船上的船家就让我们排队一个一个地换。老板要验收一下稻谷或蚕豆等作物的成色,往往好的蚕豆,能一斤蚕豆换一斤桔子,品质差的只能是一斤半换一斤了。所以我們和船家讨论的重点就是对换的比例。当然毕竟是自家产的农作物,在一斤两斤上也都不大去计较,同样,船上的老板在完成称重后,也常主动再往蛇皮袋里丢几个桔子。

和奶奶一起把桔子背回家,于是这一个冬天的水果就有了着落。我们小孩子都喜欢一瓢一瓢剥开了对着阳光照看,桔瓣映出温情迷人的橙色,生活的色彩也由此丰富起来。欣赏够了才会慢慢地品尝,仿佛唯有如此才能细品出这佳果珍馐的每一滴美味。桔子皮也不舍得扔掉,奶奶会收集起桔子皮,晒干了泡茶喝。上学的时候,在书包里塞进一个桔子,这一天的书包也好像要轻松好多。

傍晚,曾用换来的桔子照着冰心名篇《小桔灯》里的描写,挖出桔瓢,用完整的桔子皮做成手提的小小灯笼罩,中间点上红蜡烛,照得整个屋子红彤彤的,那一刻外面寒风呼啸,里面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至今想来仍温暖。

· 杨浦记忆 ·

商店内外如烟往事四——

长白菜场与长白豆制品厂

■刘翔 文

2017丁酉年春节,一张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的“1982年春节定量商品供应目录”,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儿时的长白菜场。上海人把菜场叫做小菜场,当年的菜场都是设在马路两边的“马路菜场”。

长白菜场设在图们路的上街沿,人们拎着菜篮子穿行在一长串的简易棚子前买小菜,人声鼎沸,熙熙攘攘,颇有海派市井风味。后来随着周围新村人口的不断增多,上世纪七十年代又在松花江路、延吉东路口建造了一座室内的松花菜场,但它还是属于长白菜场的一个分场,规模不大。

我家居住在松花新村时,虽然松花菜场就在边上,可父母买小菜还是

喜欢到长白菜场这个中心菜场去买。那里货源、品种、人气都胜于松花菜场。买小菜这件事,对我们小孩来说,任务就是打前站排队。在计划经济年代,排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景观,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必须排队。尤其是到小菜场买菜,买蔬菜、买水产品、买肉,哪怕是仅仅买一根葱,你也必须老实地排队。因此,每到逢年过节买小菜,我和小伙伴们在深更半夜便到菜场门口排队,等到早上五点半菜场开市后,祖父或者父母再来正式开买。当然,我们也经常利用排队之便,给邻居的爷叔阿姨提供插队机会。每当此时,他们就会喜滋滋地夸道:“依老乖的哦!”也有会的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果犒劳我们。

后来由于插队“开后门”逐渐增

多,吵相骂也多了起来,双方兄弟姐妹多的人家,几个兄弟一起上阵豁上,也就发生了打群架,直至被警察弄到老派(派出所)关起来。见此状况,我也不敢随便让那些爷叔阿姨插队了。据一位老警察说,当年治安案件最多的就是小菜场、商店里因排队而引发的斗殴事件。

后来,不知哪个聪明鬼大人发明了“以物代人”排队法。头天晚上先在菜场摊位前放上一块砖头、一只板凳或一个破篮头来代替人排队,等到开市前几分钟,才笃悠悠指着地上砖头对排队的人说:“呶,阿拉排了格得啊!”众人见有证据存在,便也哑口无言。这样,此人足足要比别人多睡好几个小时。

这种“以物代人”排队法,很快就风

靡起来。可是,对此法,我等亲自出马排队的几个小赤佬很不买账:阿拉披星戴月地辛苦排了半天队,伊拉凭砖头、板凳、篮头就“后来居上”,太不公平了。于是,我们经常在夜幕的掩护下,一脚把那些砖头、板凳、篮头踢得远远的。当他们看到自己排队的证据没有了,只好乖乖到后面去排队。可是,大人永远比小孩“诡计多端”。几天后就有个爷叔拿着一根长长的绳子,把那些砖头、板凳、篮头串联起来,并派一个代表坐镇值班。这样一来,小伙伴想搞破坏也就无计可施了。

再后来,随着各类票证的取消和商品供应不断丰裕,排队现象日趋减少。最终,政府决定消除马路菜场,建立标准化菜市场,长白菜场和上海无数的马路菜场一样,消失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了。

说到位于延吉东路、图们中学边上的长白豆制品厂,与我的住处近在咫尺。这是一家生产各类豆制品的商办工厂,可以说,杨浦全区老百姓每天吃的豆制品都是由该厂生产供应的。给我带来深刻印象的是,每次路过厂门口时就会看到从车间里飘拂出来的白色

水蒸气,以及弥漫在空气中的浓浓豆类气味。后来我在市商业学校就读期间,曾经在1979年12月15日至1980年1月15日在该厂财务科实习过一个月,从而也就和这家厂有了关系。

带教我的老师是位姓程的财务科科长,是文革前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的高材生,长相敦厚儒雅。虽然与其相处仅短短一个月,却让我感受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实习结束时,他特意到长白商店购买了一本红色硬质日记本,该厂革委会赠送给我,并在扉页上题写道:

刘翔同学,来厂实习,转瞬一月,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当你踏上新的工作岗位之际,祝愿你更好学习和工作,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

长白豆制品厂早已不复存在,但这本日记本我珍藏至今。每当看到扉页上程科长简短赠语,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十年代第一春”这句话,总让我动容。万物复苏的1980年代,他一定是深思熟虑后才写下这句话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当时正迈向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流露出的殷殷期盼。